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儒林外史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中国文学 儒林外史

原著 吴敬梓 [清]

缩编 岳 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中国文学部分 / 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 - 204 - 06840 - 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64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序

《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文木山人,安徽全椒人。23岁考中秀才,33岁迁居南境,因家境困难,靠卖文与朋友的接济生活。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热中科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风气。作者在《儒林外史》中以犀利的笔锋,含蓄幽默的言辞,揭露了封建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富贵和封建官吏贪污受贿的卑鄙齷齪行为,抨击腐朽的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不可救药的危机。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原型,但又不是现实中人和事的简单复制和记录,而比现实更集中、更概括。作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封建末期儒生的百丑图,暴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儒林外史》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目 录

王冕不仕陈大义·····	(1)
周进梦想成真·····	(6)
范进中举·····	(11)
范进报恩·····	(17)
乡间劣绅严大位·····	(20)
忘恩负义的匡超人·····	(28)
蘧公孙不学无术·····	(35)
萧山县的两个“名士”·····	(41)
虞育德·····	(48)
向知县审了三件怪案子·····	(52)
郭孝子的故事·····	(63)
豪杰杜少卿·····	(69)
虞华轩戏弄成老爹·····	(77)

王冕不仕陈大义

人生南北多岐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
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
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向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嶙峋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他七岁时父亲死了，母亲只靠给人家做点针线之类的活计养活他，千方百计地省一点钱出来，让王冕在乡村学堂里念书。日子过得自然清苦、艰难，可王冕学习倒也认真。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王冕已经十岁。

一天，母亲把他叫到跟前，说道：“儿啊，娘年岁大了，柴米又贵，自你父亲死后，家里的旧东西一样都没了。当的当、卖的卖，供你念书是不成了。我跟隔壁的秦家说好了，雇你给他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明天就要去了。”

王冕抬起脸来，望着母亲，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

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去放牛吧。假如我要读书，也可以带几本书，一边放牛一边读。”

小村的边上，就是湖，叫七柳湖。湖边长着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吃草。牛吃饱了，就会自己去湖边喝水，然后懒洋洋地踱到湖旁的垂柳树下歇息，王冕也坐在树荫下读书。每到黄昏，拴了牛，王冕回家来，和母亲一起歇宿。有时秦家老汉给他煮些腌鱼、腊肉，他舍不得吃，就随手从湖里扯片荷叶包了，带回家里给母亲吃。

王冕放牛的时候，就常常望着湖里出神。

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荷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天空明净，阳光明媚，人似在画中。王冕心里想到：这么美，我把它画下来多好。

从此以后，王冕就攒起放牛得来的钱托人到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着画起荷花来。到了十七八岁，诸暨一县都知道了有个叫王冕的，能画“没骨花卉”的荷花。王冕的画能卖钱，也就不放牛了。隔壁的秦老汉还认王冕做了干儿子。只是，王冕性情与人不同，既不求官又不求名。

这镇上，有个叫危素的，是知县的老师，得到了王冕的画，爱不释手，但他不知王冕是古人还是今人。

在酒席上，知县答道：“王冕是我县内的一个农民，年纪不大，初学的画怕是难入老师的法眼。”

危素叹道：“此人一定是才高、饱学之士，将来地位不在你我之下呀。不知能不能把他约来一起坐坐？”

知县道：“这不难，一个乡下村夫，听说我师相邀，定

然喜出望外。”当下就派人去找王冕。

办事的人飞奔下乡，找到王冕说明来意，王冕笑了：“告诉县主老爷，说王冕是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说罢，又埋头去修理破麻鞋。

办事的人一听就变了脸：“老爷请人，谁敢不去？难道老爷这一县之主，却叫不动一个百姓么？”

这时，秦老汉也在一旁相劝，只是王冕就是不答应。最后秦老汉圆场说，让办事的人回禀老爷说王冕病了，等好了去拜会。秦老汉又招待了办事人，给了他些银子，才把办事的打发走。

知县听说王冕病了，知道是假。他犹豫再三，决定下乡去。次日一早，知县便前呼后拥地下乡来。

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办事的衙役赶忙上前拦住，问道：“你是秦小二吧，可曾看到隔壁的王老大？”

小二说：“你说王冕大叔么？他去二十里外的王家集的亲戚家喝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他让我替他赶回家来。”

知县一听，心中非常恼火，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痛打一番，但怕危素（他老师）说他暴躁，只好先忍气回府。

其实王冕并没有走远，等知县走了他就回家来，秦老汉不免过来抱怨他太不给县令面子。王冕说：“老爹，我告诉你，这知县在这里糟踏百姓，无所不为。这样的人，不与他交往。这次要弄他，他一定不饶我。我还是到别处躲一躲吧，只是母亲年老放心不下。”

秦老汉说：“你这才学，在这镇上是没人识得的，你到城里去吧。家里的事就包在老汉的身上。”当下议定了，王冕再三拜谢了秦老汉。次日清晨，母子洒泪分手。

过了半年，黄河沿上的州县都被河水冲了，老百姓流离失所，官府又不管百姓的事。王冕忽然担心起母亲来，他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从此将大乱了！我还在济南府地卖画测字做什么用？”

王冕回到家里，那个知县和危素早升迁了，又见母亲健康，秦老汉也平安，他非常高兴，从此，他依旧吟诗作画，供养母亲，日子和顺快乐。

这样又过了六年，母亲病逝了，王冕背土堆坟，他答应了母亲临终遗言：“这世道，狗官贪官多如牛毛，天下肯定大乱，凭你性情高傲，是做不得官的。弄不好还要出祸。听我的话，不要出去做官，守着娘的坟莹，娶妻生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一年以后，天下真的大乱了。

一天，王冕从坟上拜扫回来，朱元璋领兵来拜访王冕。

朱元璋说：“我是一个粗人，久仰先生大名，今特来拜访，要聆听先生指教。天下人心反上，用什么办法才能让百姓心服？”

王冕说：“犬王高明远见，不用乡民多说。如果用仁义服人，谁能不服呢？如果要以暴力压人，恐怕面服心不服啊。话说得天下者，必先得民心。”

朱元璋点头称赞。两人促膝交谈到日落西山。王冕自

己下厨，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陪着朱元璋吃晚饭。朱元璋称谢再三，上马拜别，随者呼呼啦啦地相簇而去。

几年后，朱元璋削平祸乱，定都应天，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人民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汉去城里带回一本官府文样，才知道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给太祖发落了。那文本里的另一条就是礼部商定的取士做官之法：三年一考，用四书、五经、八股文。王冕指给秦老汉看这条，说：“这个法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只有这么一条升迁之路，把那文章都看得轻了，只看无用的考分而不注重能力了。”此时正是初夏，秦老汉就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二人小饮。一会儿，月亮就出来了，渐渐地爬过树梢。

王冕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星，惨然说道：“你看贯索星座犯文昌星座，一代文人有灾了。”他刚说完，忽然刮起一阵怪风，秦老汉吓得用衣袖蒙住了脸。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渐渐的说的人多了，王冕不高兴，就私自收拾一下，连夜逃往会稽山里。半年过后，朝廷果然来征请王冕，但看到的却是八十多岁的秦老汉，手扶拐杖，须发鬓白。秦老汉说：“王冕已经很久很久不知去向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后来得病去世，他的山邻们聚些钱财，将他埋在山清水秀的会稽山下。

周进梦想成真

山东兖州有个汶上县，县内有个村庄叫薛家集。这集上有百十来户人家，都以务农为业。村口有个观音庙，集上的人们，每当有公事商量，都要到这庙里来。

正月初八，集上正喜庆，人们又约好到这庙里商议闹灯的事。

龙灯的事刚商量完，这集上的头面人物说：“咱们的孩子都大了，该送学堂了。今年过了正月要请一个先生，就在这观音庙里设个学堂。”大家一致赞同。

庄上的保长夏总甲推荐道：“先生倒有一个。就是咱衙门里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那位，姓周，官名叫周进，年纪六十多，还不曾中过学。不过，他教的顾老相公的小儿郎，去年就中了学，是和咱集上梅三相一起中的。”

第二天，夏总甲找了周先生说了设学堂的事，约定正月二十开馆。十六日在申祥甫家吃请。到了十六日，众人请客，请周先生，要新中的梅三相（梅玖）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等了些时候，听到门外狗叫，申祥甫迎了出去，周先生来了。

这周进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旧绸长衫，那右边的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他脚上穿一双大红绸鞋，也是旧的。

脸上没肉，花白胡子衬得面皮黑瘦黑瘦的。

周进进了堂屋，那梅玖才慢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

“此位相公是谁？”周进问道。话音未落，众人同声答道：“这是新中的梅相公。”周进听了，慌忙作揖。梅玖挡住，说：“今天不一样。虽然我们学校的规矩是老友从来不同小友寒暄序齿，只是今天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座。”

原来，明朝称儒学的学生叫“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考了秀才，不管他是多小的年龄，都称作“老友”；要是没考上，就是八十岁，也得叫“小友”。

周进听梅玖说这话，也就不言语了，坐下，开始吃茶。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即斟上酒来。周进接了酒，客气了一句便一饮而尽。大家见状，也不多说，早盯准一桌上的鸡鸭鱼肉，只一会儿功夫，就如风卷残云般吃下了一半。大家喘了口气，再看那周先生，竟然一筷子都没有下。

申祥甫见了，就拣了些好肉堆在周进碗里。周进连忙拦下，说道：“我是吃长斋的。是因当时老母在病中，我在观音菩萨面前许下的，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众人听了这话，都停了筷子看着周进。梅玖大声嚷道：“周先生吃长斋，我倒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个先生做一首一至七字诗。”众人转过脸去听梅玖念诗。

“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完，梅玖又笑嘻嘻地说：“像我这周先生这么有才，‘呆’是不‘呆’的了。”说完，

哈哈大笑，众人也一齐大笑起来，把周先生弄得非常难堪，那脸红一块白一块。

开馆那天，申祥甫和众人把孩子领来，拜见先生。这些孩子，七长八短，蠢牛一样的笨，周进只得忍着性子，坐着教导。转眼间两个月就过去了，天气暖和起来。

一天，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走到河沿上。河沿上长着些桃树、柳树，红红绿绿的也算是一处景致了。一会儿，濛濛的细雨下起来，周进转回门里，望着雨点掉在水上激起的水雾，心下坦然。正欣赏间，河上游便有一只船冒雨而来，转眼间到了庙前。

原来，这是王举人的船。王举人下船走进庙里避雨，知道周进是个童生，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只凭这庙里的和尚招待。

掌灯时分，王举人的管家捧上酒肉。王举人也不让周进，独自开怀畅饮。过了一会儿，和尚送来周进的饭：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

第二天，雨过天晴。一早，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戴整齐，一拱手，上船走了。留下满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皮……这周进也要收拾，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禁不住暗暗地叹气。

一年以后，因为周进没钱去奉承介绍他当先生的夏总甲，这夏总甲心里不高兴，说周进呆头呆脑。没几日，周进就让众人给辞了。

周进不当先生了，自然没有吃喝，日子艰难起来。一

天，他姐夫金有余来看他，劝说：“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名求利的事在你恐怕也难了。我如今到省城去买货，差一个记帐的，你不如和我们去走走，你孤身一人，和我们这几个做生意的在一起，怎么说也少不了你的吃喝。”

周进听了，又想一想。俗话说“瘫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在家苦着不如出去走走，当即答应下来。

金有余选个吉日，把周进带进城去。

那日，正赶上工匠们修理贡院，周进闲着无事，想跟着工匠去贡院里看看，结果让看门的拿着大鞭子打了出来。晚上，周进说给金有余听，还央求着，要姐夫想个办法。

这贡院，是秀才们学习的地方，自然也是周进梦寐以求的地方。

金有余拗不过周进的央求，只好破费几个钱买通看门的，和周进一起去贡院里看看。到龙门下，看门的人说：“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门里两排号门，供学生们歇息用的，是天字号的，你自己进去看吧。”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得整整齐齐，他的心里一紧，几十年做“童生”的辛酸涌满心里，只觉得喉咙咽哽，长叹一声后，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

众人七手八脚把周进唤醒，抬在敞亮处，这周进只是嚎哭，踉踉跄跄地一个号间一个号间地哭，哭得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说：“也难怪了。大家有所不知，我这内弟原是读书人，只因读了几十年的书，连秀才都没考过，今日看

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落泪。”

这一句又捅到了周进的伤心处，于是不顾众人相劝，又放声痛哭起来，哭了一阵又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红的血来。

“只可惜，连赶考的银子都没有。”金有余叹息一声，“我这内弟也是饱学的人啊。”

“见义不为，是为无勇。君子成人之美，我们凑些银子给周长兄，赶考就是了，不知周相公肯不肯？”

周进止了泪，道：“要是这样，我周进以后就是变驴变马，也要报答。”一边说一边趴在地下磕了几个响头。众人赶忙还礼，拉起周进，金有余也谢了众人，接着又吃了几碗茶，便说说笑笑地回到住处去。

次日，几个人凑足了银子交与周进。这几天又赶上宗师来录取生员，周进居然中了秀才，金有余等也买完了货，人人欢喜，一齐回到汶上县。县上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来往的也来走动，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了这事，又敛了大家的份子，带着礼品来相贺。到京会试的费用金有余早就计划出来，这周进也争气，又中了进士，授了官职。过了三年，又升任御史，皇上点名叫他做了广东学者。